

秋趣

王智堂

晒秋

秋艳菊

老院堂屋西间收藏着父亲的一些心爱之物，墙角堆叠着整整齐齐的旧雨布便是其中之一。这些旧雨布因天长日久，稍微碰下就破了、碎了，但父亲不舍得扔，年年都会细心地整理一番，扫去灰尘和蛛网，保持着雨布的洁净整齐，仿佛不久前它还在发挥着作用。

父亲渐渐老了，庄稼地多年不种，老院也好久没住人了，但父亲一有空就往老院跑，惦记着他的那些心爱之物。在我们看来，这些淘汰下来的旧物已经不适宜保存了。起初，我们总这样劝，但看到父亲落寞的眼神，便不忍心再说什么。

倒是母亲在旁边说，留着也好，作个念想吧，毕竟是它们陪伴着咱们家风里雨里一路走来的。父亲连连点头，脸上有了欢喜。

旧雨布是作何用的？如今的孩子大多不知道。逢年过节，父亲带着孙子孙女们来老院，孩子们问东问西，问到旧雨布，父亲就会开心地讲起它的过往。

秋收是从前庄户人家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。玉米、花生、大豆……庄稼收获了，得在阳光下充分晾晒才能运回家储存，要不然很容易发霉变质，这便是晒秋，而雨布就是晒庄稼时用的，对庄户人家很重要。

旧雨布一开始并不是旧的，是父亲从集市上欢欢喜喜买回来的，崭新崭新，闪着光泽，打开就能占满整个院子。我们一人拽着一个角，雨布哗啦啦响着清脆的声音，和我们哈哈的笑声一起回荡着。那个上午，仿佛过节一般，全家人都很开心。

晒秋大多是在自家的田地里，庄稼收下来，选一大块阳光最好又平整的地方，打开雨布，把庄稼哗哗倒上去，一家老老少少都忙起来，把庄稼平摊铺匀在雨布上。有了新雨布，我们再不用焦急地等着向别家借，也可以自由自在地晒秋了，雨布够大，每一粒庄稼都能尽情享受秋天的阳光。

晒秋不能仓促，一

天是不行的，要根据庄稼的情况，也要看看天气状况，若是一连几个晴天也就差不多了。庄稼在雨布上晾晒，几天都不用收，只是在太阳落山时把庄稼拢成一堆，拉起雨布盖好即可。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，阳光已经很好，露水也干了，大人们会把雨布揭开，把庄稼摊平、摊薄，继续这一天的晒秋。

记得那些年，我们家种得最多的是花生。摘下来的花生通常要晒上四五天，这时的花生最好吃，和刚从地里拔出来时的清甜不一样，经过阳光曝晒，口感劲道，入口更香甜，还有些许阳光的味道。

庄稼晒好了，装满一袋又一袋运回家，乡亲们这才放下心来。大家都忙着装庄稼，晒秋的雨布凌乱地堆在一边。我们坐在树下喝水、休息，只有父亲似乎不知道疲惫，一个人在整理着雨布。雨布的一面沾着泥土，父亲总会提前准备一桶水、一条抹布，细细地把它抹干净。我们笑他，反正收获时还要用，没必要擦。父亲笑笑，依旧认真地擦洗着。

父亲一边整理雨布，一边自言自语，我好奇，悄悄站在他后面听。原来，父亲是在向雨布道谢！父亲不仅对庄稼地充满感激，而且对晒秋的雨布也有感恩之情。我心头一热，不由得也蹲下来，和父亲一起整理雨布，金灿灿的晚霞照在父亲的脸庞上，仿佛他也在散发着光芒。

多年后，当我想起父亲在夕阳下细细擦洗雨布上泥土的情景

时，仿佛忽然就理解了他。

时光远去，父亲珍藏着这些旧物，又

何尝不是在珍藏他的过往，

珍藏他怀念和留恋

的时光。

乡下的秋天，是我儿时的乐园。

那时，村里有两个枣园，一个是刘家的，在村东头；一个是王家的，在村西头。刘家的枣园很大，种着一行行数不清的枣树，但平日里主人盯得紧，还有四面高墙围着，眼看都是缀满枝头的大枣，我们也只能咽咽口水，“望枣兴叹”。

比起刘家的枣园，王家枣园的看守就颇为稀松，我们便有了可乘之机。有次，我们发现王家枣园一片安静，当即判断枣园的主人王婶一家十有八九都下地干活了，便个个都不安分起来。银唐胆子大，像猴子般嗖嗖地爬上了一棵大枣树，双手抱着树枝猛烈摇晃，大枣哗哗往下落。

正当我们开心地在树下疯抢大枣时，王婶突然大声骂着、吆喝着向我们跑来。我们哗啦一下四散逃离，躲进附近的树林不见了踪影，只剩下正骑在树杈上的银唐瑟瑟发抖。王婶见状，声音马上柔和了许多：“孩子呀，婶可没逼你，小心摔下来……”我们躲在树林里悄悄张望，听到王婶的话，都忍不住捂着嘴巴偷笑起来。

秋天逮蚰子（方言）也极为有趣。太平哥长我三岁，是全村逮蚰子的高手，我时常跟着他。一天，我和太平哥到村北很远的一块豆田逮蚰子，我仿着太平哥的模样，顺着田垄蹑手蹑脚地弯着腰，循着蚰子的鸣叫声，小心翼翼地跨进一步，然后慢慢俯下身子，把手握成瓢状，瞅准了，敏捷而轻柔地盖下去，哈哈，成功了！接着，我又逮住了第二只，第三只……

我蹦蹦跳跳地把蚰子带回家，放进爷爷用高粱秆制作的笼子里，再投进它喜食的南瓜花，这样，从早到晚就能不时地听到蚰子的鸣叫声，一天的时光也欢快了许多。

跟着大人收秋亦是乐事。玉米地头，大人们一边挥舞着镰刀唰唰割玉米秆，一边时不时朝我们扔过来几根甜秫秆，我们争着、抢着、大口嚼着，那味道，真是比甘蔗还要甜上百倍。遇到收豆子，大人们会在歇晌时挑些尚未熟透的豆荚支火烧烤，我们则负责到田垅上抱豆秧，寻柴火。不一会儿，空旷的田野上便跳跃着一堆堆火苗，伴随着噼噼啪啪的炸响和豆子的清香，毛豆就烤熟了，豆荚纷纷掉进火堆里，我们拿着棍子拨拉着，捡着、吃着、笑着，汗水混合着烟灰，一个个都变成了黑白相间的小花脸，大家你看看我、我望望你，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……

倚窗北望，秋风拂面，心已飞向那遥远的故乡。

启事

《三彩风》欢迎千字左右散文、随笔，要求见人见事，有真情实感与文学之美，务必为原创首投、专稿专投。来稿直接贴到邮件正文即可，文章应有标题、署名，结尾请附作者个人简介、手机号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开户行、开户名及生活照一张。

投稿邮箱：woaisancaifeng@163.com